

尘封的“老电影”

□于彬

在跟朋友谈论情感的时候我总是爱说这样一句话，“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谁的心尖上没有站着一个人呢？”每次说出这句话时身边的那几个“忘年之交”都会向我投来赞同的目光和不屑的会心一笑。在他们的眼中我这个已能称为“几十岁人”的80后仍然应该是个不懂世事的的孩子，但谁都不能否认自己的心尖上站着一些故事和一些人。他们有的可能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或是一段尘封在心底的记忆，却是你心尖上的一部分……

四十年前有这样一群少年从祖国的大江南北跟随着各自的父母来到了正在开发建设的小城，那时的小城名为渡口。在我的记忆中，“渡口市”是老信封上的一个地址和城市历史介绍中的一个名词，但在这群少年的记忆里，这个名词和他们的青春息息相关。

我想，我应该不是一个善于空想的作者，哪怕是在写虚构小说时我所写出的内容也会有一些是我亲身的所见所闻。所以，今天我并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去描写那些我并不曾经经历的场景。我只是想要谈一谈我意识中那份最纯粹的校园友情。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踏进过校门的人，所以，同学之间的情感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张白纸。但是在去年的一次短途旅行中我结识了一帮“老同学”。他们之间有的是几十年的老友，有的则是已经忘记姓名的老熟人。但就算叫不出彼此的姓名也能在记忆中找到过往的场景……

几十年前谁用钢笔画花了谁的白衬衫，谁又帮谁教育了欺负他的大孩子……看着他们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和纯真的笑容，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同学友情是多么的美好和真挚！

2017年7月22日，在毕业四十年之后，这群当年的少年又回到了他们相识的地方——机修子弟学校，现今的第七中学。荣幸的是身为他们的后辈的我也参与到了这场相聚之中。而让我惊讶且感动的是，在这场相隔四十年的聚会中，不仅有一直生活在攀枝花的人，还有专程从西昌、成都，甚至是千里之外的山东赶回的老同学！

在两天一夜的相聚中，这些已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士仿佛乘上了那艘童话里的时光机，回到了无忧的校园时代。跟随着一首首熟悉的老歌，那些往昔的画面播放在投影屏幕上，也回荡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大家谈论着以往四十年来的点滴，尘封了许久的模糊记忆像是一部多年前的老电影，那短短三年间的要好与打闹都是这部电影中的看点，让观看它的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在其中回味着岁月带来的淡淡苦涩。

而在这样的时刻，大家像是不曾有过离别，不曾长大，不曾经过这四十年来的蹉跎，仍旧青春着……

收藏心情

□逸静

入夏的时候，我收拾了一下衣橱，把夏天的衣服找了出来，春秋的衣服收了起来。在我把春秋装一件件收藏起来的时候，突然想起是否也可以收藏心情？

心情如何收藏？是不是也像叠衣服似的，把心情一个一个叠好，然后放进专门的收藏袋？如果能这样，确实不错。

我们生活在七情六欲中，每天都有很多的心情产生，这些心情一直纠缠你，让你不得安心。有智慧的人，会把这些心情看破，视若无物，直至心情随时产生，随时放下，这样的人始终是快乐的。但这样的人犹如凤毛麟角，更多的人则是被心情所牵绊，身心不得自在。

既然我们做不到放下，为什么不学会收藏？学会收藏心情，让你的心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更有意义的事情，岂不美哉？

收藏心情先要整理心情，时刻对照自己的内心，把它们一个个从你的内心找到，慢慢地梳理它们，梳理顺了，一起叠好、打包，放进记忆的一个角落，再慢慢地学会把它们淡忘。

首先，找到使你痛苦的心情。为了那个心情，你曾经茶饭不思，甚至想到过去死。但你找到它，双手把它慢慢提起，一点一点审视那个过去的心情。这里面有很多的哀伤让你难以忘记，在你无法正视它的时候，不妨把它收藏起来，告诫自己不要再进入那个角落去翻看，时间长了，这个心情慢慢就淡了。

其次，找到使你沮丧的那个心情。为了那个心情，你终日萎靡不振，它来自你事业和人际关系的双重打击，让你的前途变得渺茫。你慢慢梳理这个心情，叠好，一起放进那个收藏袋，记得不要随便翻看。

把这些心情一个个整理妥当，再一个个收好，一起丢进那个角落，从此不再搭理它们。你会发现你内心的空间陡然增大了许多，本来嘛，当一个人心里装满了各种情绪，心胸就会变得狭隘。

让时间把这些心情变淡，淡到不能再淡的时候，再把它们从那个角落拿出来，重新审视它们，你会觉得很可笑，无论当时有多痛苦、多沮丧，现在看来都不成问题了。于是你明白了，如果用泪眼看这些心情，你的心情也就充满了眼泪；如果用绝望看待它们，你的心情全部都是绝望。

心情随时产生、随时放下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的一颗心常常常住在快乐之中。这样的大智慧我们没有，当我们的心情产生，而又放不下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把它们收藏，再冷淡它们，等时过境迁，最后把它们彻底放下，只有这样，我们才容易找回我们曾经的快乐。

在生活中，平淡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当你做不到平淡的时候，不妨先学会收藏。

山中两夜



□杨岷

我们宿在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工作站，工作站还在修建中，主体已经建好，楼上有九个房间，还在铺木板，楼下是一间教室，摆放着小桌子小椅子。桌椅都是木料本身的颜色，还散发着木材的清香。地上铺有几块蓝色的垫子，供小朋友们玩耍。水泥的地面中心有几个一字排开的圆形的大坑，将教室一分为二，冬天时用来供孩子们烧火取暖。两排圆形的柱子立在房中，其中一根柱子上有一个小篮网，边缘接口已经断裂，不知是哪个小淘气的杰作。四面墙壁上挂着图片，供孩子们识数。墙壁上有手工的贴花，我想是教孩子们的那两个志愿者的杰作。工作站里干净整洁，孩子们已放假回家。

当你在户外，有水可以用，有一片屋顶可供遮雨，就是很幸福的事了。夜晚，我浏览朋友圈，丁南说须鲸正在下雨，她在帐篷里听雨。我突然觉得一片屋顶的重要，即便是户外，若置身于风雨中和给你一片有屋顶的空地，我会第一时间钻到屋顶下。即便六月，山里依然冷。一个哆嗦，突然体验到杜甫“卷我屋上三重茅”的悲苦，或者冷是通往这一共识的桥梁。

沿着院子走。傍晚仔细观察过院子。傍晚，我端着碗蹲在院子里吃饭，边吃饭边看景，体会沿袭已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只是体会而已。这么蹲着才知道自己根基不稳，片刻双腿便已麻木，或多或少干扰我看景的闲适。我以一片未曾污染过的翠绿的山、几棵高大

挺拔的树为菜下饭，这是何等奢侈。再远看，依旧是翠绿的山，一层一层，变成浅灰。天边飘着几丝闪亮的云，是夕阳映照的光。然后金灿灿的光暗淡下来，黑夜温柔地接管了一切。

抬头看星星，我不知道好多年没看过星星了。星星并不太多，也不见得多起眼。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辨识星空，还特地带我去北京天文馆看星座，奈何我无法开窍，除了北斗七星和启明星，别的一概不识，甚至银河也分辨不出。所以我依旧以混沌之眼看星星。我不知道高倍天文望远镜下的星星是什么模样，能有月亮那么么大？上面也有玉兔和吴刚么？一般的望远镜是达不到这效果的，我试过，焦距不准时天空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找到你想看的那个，它和肉眼看见的没什么分别，泛着冷冷的疏远的白光。在望远镜里你就只看得见那一颗星星，没有一片星空好看。我还是以混沌双眼看星星的好。此刻，我更喜欢牛郎和织女的传说而不去想这片天幕中有多少黑洞，会有哪颗星星撞上来，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这种费脑子的事儿。

这次户外，我倒是应景的看了一篇刘慈欣的小说，说的一颗星星即将撞击地球，正在蜜月旅行的夫妇将那颗星星撞离轨道。回到地球，他们发现本该被这颗星星撞击后灭绝的恐龙成了世界的主宰，人类成了恐龙奴役和观赏的对象，这让我有呕吐的感觉，大脑世界一片凌乱。我关上这小说时把科幻世界海阔天空的想象一并关闭，只想回到混沌的状态，品味心智未开时的快乐。

我就这么在院子里走了两个夜晚。

浮士德的困惑

□黄海

同学聚会，一番酒酣耳热后，免不了要旧事重提。我们在茶座里或躺或坐，相互调侃我们此刻的模样，头脑里却映出彼此20年前的样子。时近农历月中，透过米黄的落地窗帘，能看到窗外一轮将圆未圆的月亮，大半随风坠入云影，美轮美奂。

“还记得那一年吗？”同学Z说，“我们几个负责打扫教师楼的卫生，正巧中秋节到了，学校给每个老师发了一箱苹果，顶大个的那种！”

“当然记得。”另外一个同学J接话说：“老师请我们帮忙搬运，也不知道是谁提议要‘偷’一箱回宿舍，要在中秋的晚会上拿出来给全班同学品尝。于是我们就悄悄地从每个过手的箱子里取出5个苹果，到了最后，足足攒了两大箱呢！”

“好哇！”品学兼优的同学A惊叫起来，“原来那一年中秋的苹果是你们几个‘偷’来的？”

“可不是吗！”Z说，“可是也不能说是‘偷’，家里每月都给了足够的钱，说什么也不至于‘偷’这种不值钱的东西，那顶多是一种不安分罢了。话说回来，到现在我都没认为那是一件错事。谁的青春会很安分呢？我们几个虽然不安分，可谁也没有真正做过贼。现在想起来，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挤出对这种事‘手到擒来’的表情，才说明内心其实怕得不得了。放在我床底下的那两箱苹果，活脱脱都成了地雷。说真的，在中秋晚会上看到那两箱苹果被不知情的同学一扫而光，我的心

里说不出的轻松！”

“老师都不知道吗？”

“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语文老师是知道的！”A说，“当时虽然不明就里——我是负责交作业的，一连好几天去老师宿舍里取作业本，他用云南话问我：你们班的苹果咯好吃？”

于是我们都大笑，烟雾迷蒙中，眼睛刺痛，笑出眼泪。我说：“我记得那个老师，他尤其钟爱《浮士德》。”

他在课堂里讲浮士德，那年过半百的浮士德在书架的阴影中钻进转出，乍见窗外的四月春光，歌声隐隐传来，这是一群生机勃勃的春游队伍，他也参加了聚会，和身边的年轻人相比，自己的身影——身体佝偻，粟色及地长袍，发须花白，眼神浑浊——这是何等的老迈孱弱。眼看夕阳西下，良辰将尽，他有些懊悔，觉得这一生都白白浪费掉了。于是墨菲斯托来了，让他以灵魂作为抵押，拥有因少年才“可能拥有的种种可能”，直到满足。

浮士德回想这一生的无所作为，幻想着重来一次生命的美好，欣然签下契约。我记得当时老师神态异样地看着我们：“可怜浮士德，学究天人，却不明白青春和生命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重在于其不可重来！生命旅途中的收获和失误同样不可重来！”

老师点评《浮士德》的表情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唯独他脸上的“异样”一直不得其解，甚至做贼心虚地认为他是在警告我们。现在想来，他脸上的“异样”，实在是一种惋惜，究竟是惋惜浮士德的“不明白”，还是惋惜他自己

金沙水拍

8

攀枝花日报

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 袁晖

版式 郑燕

投稿QQ:2047001584

老潘说地名

保安营(上)

□潘普洲

保安营在何处？

要说保安营在何处，我们先说这保安营的“营”字。

“营”，就是驻扎军队的地方。由“营”字组成并与军队有关的词就有军营、营地、营房、营垒、营寨、营寨、营帐……你看，这“营”字多么丰富啊！

专门说这“营”字，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金沙江流域的攀枝花这一带，叫“营”的山很多，不是一座两座。这些有“营”字的山，也不是叫了一年两年，追根溯源，不知从哪年哪月、哪朝哪代叫“营”的，代代相传，叫到如今，比如方山营、得胜营、先锋营……多了！

如今且说的“保安营”，就是攀枝花众多叫“营”的山中的一座。相传，这里也是古代的一座军营，由此称“保安营”。

保安营在哪里？请看如下描述：

在南面与兰家火山隔江相望、比兰家火山还高、还巍峨的一座山傲然屹立；金沙江从北至南，呈半圆形地围着山脚而过；在海拔约3000米的山顶，风吹云散，蓝天高远，艳阳当空……这，就是保安营。

保安营在攀枝花，好比峨眉山在四川，好比峨眉山、黄山、泰山……三山五岳在中国，在世界。

为何说保安营在攀枝花如此盛名？

我们先看保安营山脚下的胜景。终年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从保安营脚下流过，像一条弯曲飞舞的长龙。一条宽阔的沿江公路，从攀枝花市区经保安营山脚环绕，直达攀枝花火车站。一条铁路，从北向南，也经保安营山脚下，一路奔驰——成昆铁路由此而过。

别的不说，这铁路、公路、江水，都紧密地包围着保安营，都与保安营密不可分。保安营山脚下的攀枝花火车站，吞吐着攀枝花、丽江、昆明经成昆铁路南来北往的物流、人流，这不仅是一种景致，更发挥着交通枢纽的作用。

在保安营山脚下，有经济重镇金江镇，也有高等学府四川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还有一桥相隔的金沙江北的密地片区，更有逆江而上的金沙江南岸的滨江大道、炳草岗……在晴朗的夜晚，站在保安营山顶，东面可见金江镇片区的万家灯火，北面的密地，西面的滨江大道，数不胜数的灯盏，映入你的眼帘，宛如跌落人间的银河。俯瞰市区，保安营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视角。